

欧阳修赋评注

— 邓声国 编著 —

欧阳修书系

刘德清 丁功谊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欧阳修是宋代学者型政治家的杰出代表，是封建盛世文人立身行事的光辉典范，也是宋朝重创造的时代精神的首倡风气者。他一生的为人、为政、为学、为文，都站在时代最前列，尤其是他坚持将改革创新精神贯彻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创立繁荣宋型文化，作出了全方位、开创性的贡献。





欧阳修书系 刘德清 丁功谊 主编

欧阳修赋评注

邓嘉国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阳修赋评注 / 邓声国编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3

(欧阳修书系 / 刘德清, 丁功谊主编)

ISBN 978-7-210-05180-0

I. ①欧… II. ①邓… III. ①欧阳修(1007~1072)—赋—
诗歌评论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9380 号

欧阳修赋评注

作 者: 邓声国 编著

策划编辑: 游道勤

责任编辑: 吴艺文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gh.com

E-mail: jxpgh@tom.com web@jxpgh.com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50 千

ISBN 978-7-210-05180-0

赣版权登字—01—2012—2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16.00 元

承 印 厂: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欧阳修书系》总序

欧阳修是宋代学者型政治家的杰出代表,是封建盛世文人立身行事的光辉典范,也是宋朝重创造的时代精神的首倡风气者。他一生的为人、为政、为学、为文,都站在时代最前列,尤其是他坚持将改革创新精神贯彻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创立、繁荣宋型文化,作出了全方位、开创性的贡献。

欧阳修的为人,性格刚直,襟怀坦易,宽厚廉正,风节自持。他不满宋初以来的因循世俗和卑弱士风,竭力倡导并厉行“君子”意识,讲究儒教“名节”,以“果敢之气,刚正之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矫正社会陋习,化育士林新风,培育造就了宋一代士大夫忠义气节,形成宋代士林群体自觉的道德人格,开启了宋代重人格、厚人品的时代精神。

欧阳修的为政,恪守儒家仁义思想,前期积极参与朝政革新,后期坚持稳健改革。纵观其一生行迹,治国理政,基于宽简爱民;建言献策,循依人情物理。他的执政理论主要是“人情说”、“宽简说”和“爱民说”。他自始至终以人之常情作为政治圭臬,反对一切不符合人情事理的政治弊端;为政宽而不苛,简而不繁,不务虚名,注重实效;主张“节用以爱农”,关注民生,反对滥用民力。

欧阳修的为学,承继中唐韩愈的道统文统说,标举胡瑗、孙复、石介的道文观,开启宋明理学之先河。在经学研究上,他的

《易童子问》《诗本义》等著述,大胆突破汉唐章句训诂之学,自出议论,探求经典本义,使经学研究摆脱名物训诂轨道,转入讲求义理的方向。在史学著述上,他主持编纂《新唐书》,独自撰写《新五代史》,通过史著褒贬忠奸,整饬道德,标举名节,丰富并发展我国正史编纂体例。此外,他的《集古录跋尾》是我国古代金石学开山之作;他参与编纂的《崇文总目》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家图书总书目,对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他独立编撰的《欧阳氏谱图》奠定明清两代私家族谱基本范式,对我国谱牒学的发展贡献卓著。

作为北宋中期文坛宗师,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最为显著。他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创作了大量堪称典范的优秀文学作品,并且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借用行政的力量,奖掖后学,爱赏人才,培养大批文学新秀。在文学理论上,他提倡“文与道俱”、“穷而后工”,把儒家之道与世间“百事”联系起来,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在创作实践中,他众体兼备、各极其工,为诗文革新提供大量典范之作。在诗歌创作上,他先后作为西京洛邑文人集团的骨干、东京汴梁诗人群体的领袖,转益多师,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兼学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且颇多创变,抒情议论相融,情韵理趣兼备,以个人充沛的情感,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矫正西昆诗风的唯美倾向,奠定宋诗的现实主义基础,导引了宋调的形成。在词的创作上,他沿着南唐后主李煜开辟的方向,多用白描,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同时,他借鉴民歌“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改变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成为宋代词史上学习民歌的第一人,并由此造就其清新明畅的词风。在辞赋创作上,他长于议论,讲究用典,句法错落有致,将诗词传神隽永的语辞特色和要眇宜修的语气之美引入辞赋,使之兼具摇曳生姿的美感。

作为北宋中期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与政治家,欧阳修既是吉安永丰最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江西、中国乃至是世界的著名文化品牌。大力宣传欧阳修,对外可以提升永丰的整体形象,对内可以激发永丰人民的自豪感,从而把千年欧公的家乡建

设得更加美好。

本丛书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为底本,参用《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通行版本及李逸安点校的《欧阳修全集》,对现存的欧阳修的散文、诗歌、词赋,统一按照写作时间重加编纂,予以笺注评析,力求准确反映欧阳修思想发展和创作演变的轨迹。由于这套丛书所涉及的内容广博而复杂,编著者学识水平有限,书中缺谬在所难免,恳请海内外方家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正。

刘德清 丁功谊

2011年12月15日

目 录

监试玉不琢不成器赋	1
国学试人主之尊如堂赋	8
省试司空掌舆地图赋	12
殿试藏珠于渊赋	17
赏以春夏赋	23
畏天者保其国赋	30
斫雕为朴赋	37
祭先河而后海赋	43
大匠诲人以规矩赋	49
鲁秉周礼所以本赋	55
红鹦鹉赋(并序)	61
啄木辞	69
述梦赋	76
荷花赋	81
黄阳树子赋(并序)	90
螟蛉赋(并序)	96
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并引状)	99
哭女师	107
醉翁吟(并序)	110

鸣蝉赋(并序)	114
病暑赋	121
秋声赋	126
山中之乐(并序)	134
憎苍蝇赋	140

监试玉不琢不成器赋

（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宝虽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载琢以为良^[1]。瑕玷弗施，始中含于温润；切磋有则^[2]，取应用于圆方。

披大礼之遗言，洞先儒之所录。以谓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贵；人不因学，道无由而内勖^[3]。故我诱之于人，谕之以玉^[4]。内含其美，虽禀质而可嘉；外饰其形，假载雕而后足。

然以宝有可尚，世诚所希，价连城而有待^[5]，气如虹而上挥。礼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则非^[6]。禀尔天真，包十德而成质^[7]；制由工巧，参六瑞以凝辉^[8]。

然则攻自他山，列乎良璞^[9]。虽曰宝也，不能效于自用；虽曰坚也，未有成于不琢。美在中矣，徒内抱于英华；磨而错诸，始外成于圭角^[10]。

岂不以玉者华于国而可重，器者用于人而克安。规矩殊形于圭璧，短长具制于躬桓^[11]。亦犹在熔者金，必资乎锻砺之设；从绳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12]。

且夫人务其师，玉贵其德。性虽本善，不学则弗至于道；质虽至美，不琢则弗成其饰。稽匪刻匪雕之说，理实异斯；嘉如切如磋之言，义诚有得^[13]。

彼大圭贵乎尚质^[14]，鸣佩取乎扬声^[15]，虽效珍而并用，在设谕以非精。曷若彰教诲而有渐，譬琢雕而可成。

是故西琥东圭，舍规模而安创；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难明^[16]。

向若追琢不加，刻画非备，虽缜密以含彩，在文华而曷视？故扬子以谓玉不雕，则璠珉不作器^[17]。

【注释】

[1]至宝：最珍贵的宝物，这里指玉器。《后汉书·陈元传》：“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尚：尊尚，重视，爱好。载琢：即琢，雕刻加工玉石曰琢。《荀子·大略》：“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

[2]切磋：即切磋，古代器物加工的工艺名称，这里指治玉。语出《诗·卫风·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亨传：“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

[3]“以谓”四句：语出《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故上文称“大礼之遗言”、“先儒之所录”。勸：勉励。

[4]诱、谕：二字同义，都是教导、教化的意思。古者人们常常以无瑕美玉比喻君子之美德，强调用美德教化人。

[5]连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易璧。”后人遂以“连城”指和氏璧或珍贵之物。

[6]礼神：祭神。《尚书·金縢》：“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孔安国传：“璧以礼神。”《文选·扬雄〈甘泉赋〉》：“集乎礼神之囿，登乎颂祇之堂。”李善注：“礼神，谓祭天也。”磨玷：语出《诗·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磨，磨治。玷，玉的斑点，瑕疵。

[7]十德：古人因玉有十种特性，遂用以比喻君子的十种美德，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礼记·聘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

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浊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8]六瑞：古代王及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朝聘时所持的六种玉制信符。《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9]攻自他山：语出《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良璞：未经剖取的美玉。《战国策·秦策三》：“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

[10]砉(lóng)、错：二字同义，都是磨治的意思。汉扬雄《法言·学行》：“夫有刀者砉诸，有玉者错诸。不砉不错，焉攸用？砉而错诸，质在其中矣。”李轨注：“砉、错，治玉名。”圭角：圭玉的棱角，犹言锋芒。《礼记·儒行》“毁方而瓦合”，郑玄注：“去己之大圭角，下与众人小合也。”孔颖达疏：“圭角谓圭之锋芒有棱角，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

[11]规矩：一定的标准、成规。圭璧、躬桓：见注[8]。

[12]锻：打铁用的砧石。砺：粗磨刀石。绳：木工用以测定直线的墨线。《荀子·劝学》：“木直中绳，揉以为轮。”

[13]匪刻匪雕：语出汉王粲《玛瑙勒赋》：“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如切如磋：语出《诗·卫风·淇奥》，见注[2]。

[14]大圭：丁字形的佩玉，用途如笏，插在腰带间用以记事备忘。《周礼·考工记·玉人》：“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孙诒让《正义》引戴震说：“大圭，笏也。天子玉笏，其首六寸，谓之珽。”

[15]鸣佩：佩玉。或亦作“鸣珮”。《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

[16]“是故”四句：意思是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矩、制度，各种玉器都难以制作好。琥、圭、璋、璧，都是古代的各种玉器，形状与功用大都不相同。《仪礼·觐礼》：“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

方璫，北方璜，东方圭。”规模、制度：二词对文同义，都是规定、程序的意思。

[17]“故扬子”二句：语见汉扬雄《法言·寡见》篇：“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珣璣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

评析

唐宋之际，为适应科举考试用赋情况，产生了一种既讲究对偶又限制音韵的新赋体，名之为律赋，在一般求名逐禄的士子中广为流传。这种律赋在命题和用韵方面，限制极为严密，体制上强调要整齐规范，收放自如。在欧阳修的24篇赋文当中，其中律赋就有11篇，大多作于早年科举备考和科举应试之时，且每篇标题下都有八个字，均能起到解题和限韵的作用。

欧阳修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既无人官学之份，亦无读私塾之缘，仅靠叔叔欧阳晔的粗略指点而为学。在科举之路上，他曾先后经历两次失败，一次是天圣元年（1023）应随州试落第，另一次是天圣五年（1027）应礼部试未中。为此，天圣六年（1028），欧阳修又来到汉阳（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以自己的文章拜投当时的知汉阳军、翰林学士胥偃，受到了他的赏识，被留置门下，悉心指点时文写作，并于这年冬天随胥偃一道从水路来到京师开封。由于有了胥偃的鼎力相助，欧阳修被保举应试国子监，并于天圣七年（1029）春季获国学监试第一名，补为广文馆生，接着秋季参加国学解试又获第一名。此时，欧阳修才23岁。《监试玉不琢不成器赋》便是他国子监入学赋试之作，总体上风格典重，称得上是宋代科场赋诗文的典范之作。

宋代律赋多以经史为题，这篇赋文亦不例外。文章以《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为题旨，以“良玉非琢，安得成器”八个题韵字作为韵脚规范，均匀嵌入韵脚，借此展开全文。《学记》篇“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一文表面意思是说，玉石不经过雕琢，不能成为有用的玉器；人不经过学习，就不懂得事

理。加之欧阳修此篇赋文表面上行文着眼点亦多在于强调“玉不琢，不成器”，但其实赋文主旨根本却在“人不学，不知道”身上，所以赋文中云“性虽本善，不学则弗至于道”，云“曷若彰教诲而有渐，譬琢雕而可成”，并由此衍生发展升华，强调为人需要具备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十种品德。诚如《礼记·聘义》所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反复强调人的品行培养锻炼之重要性。

宋初孙何《论诗赋取士》在论及“诗赋之制”时，以为律赋“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他还就律赋写作要求概括总结说：“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已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词峻振；述朴素之学，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韵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觐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赡，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言赋家者流。”（《寓简》卷五引，知不足斋丛书本）尽管宋代律赋写作要求很严，但欧阳修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学优才高”者，他所创作的这篇《监试玉不琢不成器赋》，与北宋其他士人科举应试赋作一样，亦十分注重遵循律赋的写作范式和形式要求，其中特别彰著者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赋文亦讲究行文的起承转合，首尾呼应。起首云“至宝虽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载琢以为良”，乃直接破题，兼以对句起；结尾一段“向若追琢不加，刻画非备，虽缜密以含彩，在文华而曷视？故扬子以谓玉不雕，则璠巧不作器”，则以散句结束，亦同样和起句相互照应，但这一结语却又不是起语的简单重复，乃是在扬雄相关表述之语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引申发挥的结果，可谓极具艺术效果。另外，此篇赋段与段之间语意衔接亦非常到位，并

通过“然”、“然则”、“岂不”、“向若”等一类连词置于段首,达到了语意承接、相互联贯的良好效果。宋代律赋强调行文起承转合、首尾呼应的这种做法,实为明清八股文的写作开了一个先声。

其次,严格遵循宋代律赋的限韵要求。宋代律赋的押韵一般皆沿唐庄宗时已形成的“定格”,限以八韵,并按所限韵依次而用,平仄相间,韵字嵌于文中,以表明他们“压强韵”而有“余地”。此篇赋文亦全文基本押韵,押韵情况大致如下:彰、尚、良、方(阳漾通押);录、勖、玉、足(押烛韵);挥、非、辉(押微韵);璞、琢、角(押觉韵);安、桓、端(寒桓通押);德、饰、得(德职通押);声、精、成、明(清庚通押);视、器(押至韵)。可见,此赋押韵亦没有跳出定格,所用押韵字平仄相间,并不像近体诗那样有平仄方面的严格限制。

其三,赋文长于议论,讲究用典,且所用典往往有如己出。此赋用典,一是喜欢化用前人成句以构句,例如,“以谓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贵;人不因学,道无由而内勖。故我诱之于人,谕之以玉”六句,明显是化用《礼记·学记》之文:“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用之语与第二段开头“披大礼之遗言,洞先儒之所录”二句相印证,起到了绝佳的解释效果,同时也令人丝毫不觉得有化用的成分色彩,倒是有一种行文水到渠成、自然天成的感觉。二是喜欢使用具有典型性语源出处的语词,如“连城”、“磨玷”、“十德”、“六端”等,皆其类,在具体语境之中非常贴切,并不令人觉得有生造词语之嫌。

其四,赋文形式较为严整,句式富于变化,通篇虽多为四六对仗,然有时亦变用其他句式。众所周知,宋代律赋对偶句式以四四、六六、四六、六四为常式,四六、六四所用为隔句对;到了仁宗以后,宋代律赋的句式多有突破这一常式者,有二五、二六、二九、三三、三五、三三六、三七、三三七、四四六、五二、五五、五六、六四、六五、七四、七六、八四、八六、九九等各类句式。细考此篇赋文,亦以四四、六六、四六、六四为常式,如“瑕玷弗施,始中含于温润;切磋有则,取应用于圆方”属于四六句式,“虽效珍而并用,在设谕以非精”属于六六句式,“攻自他山,列乎良璞”属于四四句式,等等,均

其例。当然,也有突破常规句式的情况,如“岂不以玉者华于国而可重,器者用于人而克安。规矩殊形于圭璧,短长具制于躬桓”四句,就存在两种非常态句式。显然,常态句式之中亦富于变化,是此赋文的一大特点。

总之,欧阳修此篇赋文虽然是一篇典型的科举应试之文,但其具有较强的生活哲理,实为一篇语意明晰、平中见奇的律赋佳作。

国学试人主之尊如堂赋

(堂陞隆峻，人主尊矣)

位既异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体国^[1]，爰取谕于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为贵者，譬远地以同彰。

稽往牒之遗文，懿嘉言之洞启^[2]。谓立制于君上，谕相承于堂陞^[3]。盖以贵贱殊品，尊卑异礼。下临于物，必也尊严而有仪；上譬于堂，所以崇高乎正体^[4]。

诚以赫赫化被^[5]，巍巍道隆，俨正宁以居极，统群黎于宅中。盖取乎馭民之贵，非资于构厦之功。位正当阳，若盛九筵之制^[6]；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7]。

然则堂非高则逼下而易陵，君弗尊则保位而难慎。卑高必贵乎不渎，上下于焉而克顺。迺臣内附，类棖栋之相依；列辟下陈^[8]，由陞廉而比峻。

岂不以富有函夏^[9]，躬临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伦。将使制尔万国，宗予一人。下绝僭王，非厉阶之可及^[10]；世惟与子，彰肯构以相因^[11]。

是知制众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12]。盖兼统于邦国，匪专称于栋宇。化有于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弥高，若耽耽之可睹^[13]。

盖由堂不可以卑而乱制，君不可以黜而不尊。喻穹隆于九仞，用总制于群元^[14]。且异夫盖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

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势之然，臣贵而君尊者国之理。伊制度之有别，俾崇高而是视。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于斯见矣。

【注释】

[1]体国：治理国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刘颂殷勤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

[2]往牒(dié)：往昔的典籍。南朝宋颜延之《赭白马赋》：“访国美于旧史，考方载于往牒。”懿：赞美，称颂。洞启：敞开。

[3]相承：递相承托。堂陛：厅堂和台阶。这里指朝廷。

[4]崇高：地位特殊，优越，高尚。正体：犹言正统。

[5]赫赫：显赫盛大貌。化被：教化，德化。

[6]当阳：阳，日也。古称天子南面向阳而治为当阳。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九筵之制：《周礼·考工记·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筵是垫底的竹席，长九尺，九筵则计八十一尺。后人因以“九筵”代称天子明堂。

[7]七尺：指人的身躯，因人身长约当古尺七尺而得称。南朝梁沈约《齐太尉王俭碑铭》：“倾方寸以奉国，忘七尺以事君。”

[8]櫨(cuī)栋：屋椽及栋梁。列辟：指公卿诸官。汉班固《典引》：“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李周翰注：“列辟，百官也。”

[9]函夏：《汉书·扬雄传上》：“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函夏，函诸夏也。”后人因以“函夏”指全国。

[10]僭：超越本分，冒用职权、名义等。厉阶：祸端。《诗·大雅·瞻卬》：“妇有长舌，维厉之阶。”郑玄笺：“阶，所由上下也。”

[11]肯构：《尚书·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孔安国传：“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为堂基，况肯构立屋乎？”后人因以“肯堂”或“肯构”比喻子能继